

常常喜樂

吳老牧師

Always Rejoicing

By Hans R. Waldvogel

在這些日子裡是什麼使主耶穌基督的同在如此的顯現？就是順服。神的百姓正在進入一個順服的生活，而神把順服的聖靈賞賜給他們。

「你要聽，要想，要側耳而聽……」（詩四五：10）當我們開始思想要順服神的命令時，我們會蒙受多麼大的福氣！我們已把神的命令放在一邊，好像它們不重要似的，比方：「在主裡常常喜樂」的命令。是的！這是神在主耶穌基督裡向著祂兒女們的旨意。（帖前五：16-18）神的百姓製造各種外面的方法，要來討神的喜悅。他們不帶領導，却用釘子，或用一些外面的方法，而不願遵守一個簡單的命令——神要他們快樂。祂說：「你們悲哀的日子已完畢了。」祂把『喜樂油代替悲哀』『抬起頭來……榮耀的王將要進來』給我們，這是主耶穌實實在在要賜給我們的。

I 我們却常常違背這命令！你被激怒了，每一件事都令你不高興，或叫你灰心。你有否爲此事悔改？當你不順服時，你就是在給肉體留地步，而容讓仇敵進入你的

心中；而當你真的發怒時，你就是進而讓仇敵進入你的身體了。

「喜樂的心，勝似良藥。」是最有智慧的人——所羅門——說的話。然而連醫生也知道快樂和健康的身體有何等重要的關係。那些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天堂會臨到他們。祂說這些命令是「……醫全體的良藥」（箴四：20-23）。恐怕沒有比遵守「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要喜樂。」更能給你的身體帶來健康的命令了。

你知道真正的智慧是蘊藏在遵守主的命令中嗎？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你是否認為這話是為除你之外的其他人？假如我敬畏神，我就不會相信魔鬼的謊言，以致叫祂得尊榮。可是如果我容讓憂愁、不滿意、不高興的傾向、批評，或任何一件黑暗的事進入我的心，我就是叫魔鬼得榮耀。我不允許這些黑暗的事進入心中，因為我的心是最偉大、光明、榮耀的王，主耶穌基督的國度。喔！這是何等奇妙的國度。這個國度是公義、和平，和喜樂的國度。這個喜樂不像世界上會褪色的喜樂，而是聖靈中的喜樂。祂要我們讓祂作王掌權。選擇祂是我份內的事。將我的身體像義的僕人一樣獻給神是我份內的事。當我做這些而祂作王，祂是要求我的全人擺上。為什麼祂要如此？因為祂要我的身體成為祂的殿——充滿祂同在的榮光。

特別強調在主裡要喜樂的腓立比書中，說：「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是什麼意思呢？假如我是至高神的僕人，不論我所有的服事、勞力、爭戰

、受苦，無一不是為著神的榮耀。我是靠著神兒子的信心去做每一件事，祂能裝備我使我去做時，能不發怨言，不起爭論。

如果知道我們常常因著發怨言邀請失敗進入我們的心，你會覺得驚訝！特別在服事中我不敢向仇敵的工作讓步，因為這樣發怨言會給仇敵在我的生命及服事中留地步。不！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

你不能為耶穌發光，除非祂照亮在你的心中，直到祂用光充滿你的全人。你可發現到這身體是聖靈的器具？我們在五旬節亮光中的人，現在應該發現了。舉例來說，當你在聖靈中做見證、禱告、講道，神得到你的身體而且佔有它。神的生命流經你身體的每一部份。被聖靈充滿意思是說：「我讓耶穌基督擁有我的身體；一個讓祂擁有我的身體的作法就是——常常喜樂。」假如你的眼睛單單仰望在主的身上，祂會使你的全身都瞭亮（太六：22）。

當我受了洗，也開始學習一些在主裡喜樂的功課後，主有一次對我說：「你的身體充滿了光。」我知道是真的，因為以前的身體充滿了黑暗，我看見肉體的工作佔據了這身體。你不能把靈、魂、體分開。我們的身體已經像我們的靈魂一樣被拯救了。當我們還在這卑賤的身體中，神已在這舊造的身體中製作一個新身體，是非人手所造的會幕。這個身體像一個正在坩鍋中被製作成形的新身體。當你用身體犯罪，讓黑暗掌權，你就是在毀壞

神的殿。神說：「若有人毀壞 神的殿。 神必要毀壞那人。」而每一次我讓黑暗溜進來，我就是在毀壞 神的殿。我不敢如此作。你我在主裡常常喜樂是何等重要的事。

聽主耶穌向我們所說的話：「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何等奇妙的呼召！祂的喜樂存在我們心裡。

主耶穌所賜的喜樂不會因為仇敵的陰謀和欺騙而減弱，只有我們沒有信心和向肉體讓步會使這喜樂減少。我們常常這樣做。當事情不是照我們的意思，我們的嘴角就撇下來了。你知道每一次如此，你的心中就有了問題，你向著耶穌的奉獻也有了問題。主的喜樂會顯在你的臉上。甚至會使你的身體發光。更甚於此，主的同在會設立在你裡面。這樣的事會發生在那些在主裡常常喜樂的人身上。喜樂與操練 神的同在有那麼緊密的關係，你不能將之分開。如果我們操練 神的同在，我們就會經驗到「在你的同在在中，充滿了喜樂。」的應許。

這個世界何等需要傳主喜樂信息的使者和充滿榮光的器皿。但是容讓魔鬼毀壞你的身體，馬上有些事會發生。死亡會進來。但是主的喜樂是多麼好的良藥。假如我們讓主的喜樂成為我們的力量，我們就不需要為身體得醫治禱告太久，也不需要太擔心我們的身體。許許多多的人當他們讚美 神時，就得了醫治。「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向什麼醒過來？向著耶穌奇妙的同在。你向著主的同在醒過來了

嗎？需要藉著聖靈叫我們醒過來。然後祂說：「你們要醒悟為善，不要犯罪。」當你發現你正陷入一個沮喪的陰影中，記住——你就是在順服那要毀滅你的仇敵。不要這樣。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們曾死在罪惡過犯中，但感謝 神，祂使我們甦醒過來並且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然而請注意，有一場戰爭是與它有關的。

感謝 神，藉著進入五旬節的亮光，我與一批非常喜樂的人有接觸。那時我的光景正像用笛子吹一曲悲哀的調子，而且是走了調的曲子；我實在不能進入他們的喜樂中，直到我學會了在聖靈中喜樂。那時，每天都覺得被勒住了脖子一般，但我來到佈道所，看見有一人正在那裡來回邊走邊讚美 神，約有十五分鐘。於是，我高舉我的雙手，即使它們比火腿還重，我仍勉強舉起雙手來並且一直舉著。我這樣持續做不久，有一天奇妙的事發生了， 神的榮耀充滿我的全人。主的榮光照在我身上。魔鬼逃跑了。從那開始，我的全生命都改變了。當保羅和西拉歌唱讚美 神時，地便震動，鎖鍊都斷開，所有的犯人都得了自由。當你學習在黑夜中歌唱讚美 神，當你順服於 神的靈和主的喜樂時，會有一個地震來斷開你一切的捆綁。哈利路亞！

喔，天父這是祢的應許——「靠主喜樂」是你奇妙的應許。主耶穌強調的說：「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喔，耶穌！耶穌！祢的喜樂，祢的喜樂已經勝過地獄的權勢，而永遠成為我的力量。 ㄟ 完 ㄟ

聖靈的引導

滕慕理

「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如何明白 神的旨意？」這是每一位基督徒通常會問的問題。人一旦開始新的生活，他會覺得需要一些引導在生活中。每一天都有新的選擇要作決定，新的試探要面對。他如何能通過像曠野般迷陣的人生路程而不迷失呢？

神不只將我們從過去的罪惡和將來的審判災難拯救出來，而讓我們在今世無助地掙扎著。羅馬書八章十四節就是答案：「因為凡被 神的靈引導的，都是 神的兒子。」聖靈的引導是基督徒正常生活典型的一部份。

這種聖靈的引導，其意義乃是「神命定」基督徒一生的管理因素，而非靠運氣。只要他是一個重生的基督徒，就開始過 神為他所設計的生活。所有生活的目的和外貌都會改變。更進一步，他也有權期望 神為他一生有所計劃；因為 神在加略山付極大的代價救贖一個人，必會用祂所救贖的。

聖靈如何引導人？

首先，在 神的話中應該可以找到引導的一般原則和例子。聖靈絕不會與 神的話相矛盾或超過它。所有一般道德上的和屬靈的決定，都可根基於已賜下又寫出來的啓示。

有時候，聖靈藉著一些特殊的環境引導人。當基甸被 神呼召出來時，他不能確定呼召是否真的。他就在晚上放一團羊毛在地上，然後求問 神：「假如 神真正說話，第二天早上就讓羊毛有露水，別的地方都是乾的。」當 神照著所求的回應後，他就信服了。因此， 神有時藉著明顯的神蹟引導人。

有些時候，引導會藉著異象被賜下。就如當彼得被 神差往一個外邦人家時所見之異象（徒十：9-17）。但是，看見異象並不是規則；而是一種例外；只在尋常的情況下被賜予。

有時教會領袖間一致的看法會提供方向。當許多位敬虔的，常禱告的人在某些決定上意見相同，聖靈可能就在說話。比方說，當時在安提阿的教會正禱告、禁食時，「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徒十三：2），聖經繼續說：「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徒十三：4）。在那個時候，教會的決議被這些人接納作為引導。通常這樣的引導主要應用是在一些公開的重要

事情上。

至於每日在一些小決定上的引導，聖靈在裏面的聲音是最通常的確據。認識聖靈的聲音和認識其他聲音的方法是一樣的：祂是溫柔平靜的，有一種安靜的堅持性質，對聖潔有一種不變的強制力，同時與 神的話緊密的相連。

引導的目的是帶領我們進入兒子完全的地步。做爲一個父親總是要勸誡他的兒女，警告他們離開危險，在有價值的事上鼓勵他們，解決他們的疑惑，在真理上光照他們；所以 神也藉著聖靈教導祂的兒女們。祂渴望保守我們遠離徒然無益處的錯誤和罪惡，引導我們走在極大而有用處的路上。

我們如何得著這樣的引領呢？藉著順服所有已知而又顯明的 神的旨意；因爲如果我們沒有遵行已經知道的， 神不會賜下新的引導。我們也可以把所有應作決定的選擇帶到 神面前，而藉著尋求祂的光照免得因無知疏忽或自己的意思而犯錯。另外，藉著聆聽 神的聲音，而祂的聲音很容易被環繞在我們周圍的世上喧騷和迷惑所掩沒。箴言三章 5、6 節說：「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 完 ）

內在的聖所

特司諦更

在 神所選召的人當中，多數會在聖靈最初的工作之後，就停留在一個靜止的狀態中。開始他們被帶領悔改、認罪，那傷痛多多少少是深的；並且覺悟到沒有得救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危險；他們被帶領，渴望在基督裏從 神而來的恩典，切慕被饒恕，停止那些明顯爲粗暴之罪的死行；他們被帶領去過在某種程度上的虔誠生活，且外表看起來是無可指摘的；然後他們似乎認爲這就是所有一切包含在聖經裏所謂悔改歸正或是重生的意義了。

然而在這之外，當他們仍不時經驗到更新、或甜蜜或喜樂之時，他們便停留在前進的這一點上，且更加生根堅定。他們想像現在所有的財富都是他們的了——他們已翻山越嶺，到達了跟 神之間有交往的境地，於是以爲他們擁有了 神在祂話語中所賜給那些真實基督徒們的寶貴應許、頭銜和權利。就在這裏，他們的車輪停止不轉了。

我並不是說這是他們的計劃，或他們蓄意如此，或者他們決定這樣，彷彿他們現在已達到成聖的目的了，不再需要往前。我的意思是：他們想像的進度其實是靜止的，要不然就是退後了。

9 注意觀察他們的進度通常包含些什麼？他們操練閱讀、聽道、講說、唱詩、禱告以及所有這類的練習。對他們來說這些練習是有用的，且是一種義務；他們藉著

思考以及試著得到一個清晰的觀念來認識 神的真理。或者，如同人們會說的，得到一套知識寶庫。在這樣或類似的活動中，他們尋求自己的喜悅和享受；當他們不時意識到一種瞬間即逝的喜悅感，或好的傾向致使他們被激動或受感動時，他們很高興地認為這是一種具造就性的經驗，却常不知道要如何來充份利用以幫助他們繼續向前。但若果缺乏這種經驗，他們就變得很悲傷，彷彿 神已經棄絕了他們一樣，並且大膽地將自己的景況跟約伯、大衛或其他聖徒在經歷極深的屬靈困難境遇相比擬。

我不知道這些屬宗教的人們，他們的操練及過程有沒有比我所描述的包含更廣。因為那些過犯和罪，從第一次的改變之後就停留在原封不動的狀態，它們仍保有從前的力量，也許有時候他們會爭戰一下，可是他們從未得勝過。因此得到一個習慣，視其為「失敗」或「軟弱」，而從不期望能從其中得到釋放。

如果觀察這類人的生活及行止，將會發現他們在宗教禮儀上相當虔誠，但在其餘的時間和日常生活跟人交往之際，他們實在很少受拘束。一心一意地賺錢致富，他們認為是無害的——用許多時間聊那些完全無益之表面化的事情；而且毫無必要地把自己跟世界混在一起，他們認為那是基督徒自由的一部份，將他們的感官沉迷在去看、去聽和去嚐之中。他們覺得那是十分不礙事，不需要被管制的。對於思想呢，我不會討論這一部份題目，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這習慣要去注意它們，他們任由思想毫無道理的飄盪，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

因此他們的心分開在好幾個題目上，雖則他們很少察覺到，這些富足的人很少在意要約束他們對外在事物的享樂、傾向和愛好。他們期望在其中尋到樂趣、安慰和享受，他們何嘗懷疑過自己，當他們隨著自己的傾向、自我意志在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時，通常都有些理所當然的藉口。因此在他們以及他們周遭的世界之間，並沒有可辨認的界線及分別。

這難道不是真的嗎？難道不會使一個人，當他讀到這篇文章時，被他的良心催促而回答說「是」。這不夠明白嗎？這一類的人從來沒有超過敬虔外貌的經歷，對於敬虔所能產生得勝這世界的力量，却是一無所知。無論在他們裏面或外面——敬虔的能力能釋放他們出離罪、亂七八糟的情感、脾氣、自私、利己、老自己的自我意志，這些他們都不知道。

那不是很明白嗎？他們尚未擁有新約的偉大權利。換句話說，就是 神親自把祂的律法寫在他們裏面，以致不是因懼怕或受不安的良心的驅迫，而是從心底的愛、喜悅，從心中對 神的依戀，使靈魂充滿了祂的意旨，正如一個人被釋放就是要討祂的喜歡。

因此，這些人再也達不到真實和確定的平安，或是在基督裏對 神個別的認識以及跟祂有交通，不時地談論或寫下來喜悅之情。一個被祝福的滿足和靈魂在基督裏的喜悅，對這些可憐的心靈來說不過是一些他們讀到或從其他基督徒所說的聽來的，並且撇開他們對宗教禮儀和義務執行如常不談，他們的心仍然悲傷、不滿足，他們的良心也不易平靜；如果偶爾他們從所做的義務和善行上得到一些滿足或快樂，那不是完美、持續的，也一點都不是純粹的享受。

經歷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和置之度外之後，很快不安良心那舊有的控告會再一次困擾他們；因為所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所做的工，多半是從他們天然的能力和努力蹦出來的，（雖則他們很少察覺到這一點）這些很快就消失掉了。因此他們不是進入灰心就是進入高度的自滿和自義，他們極少給神帶來榮耀，並且沒有真實和確定不移的平安。

有許多人會擁有這樣的光景，並且問題需要解答。為何這些男人女人，他們接受了亮光和恩典，也沒有意思要欺騙他們自己，但却以為他們的情形是真實基督徒的情形，是討神喜悅的呢？即使對他們自己而言，那是一個明顯悲慘且毛病百出的情況，一個全世界普遍的缺失。

答案可在事實中找到。那些被喚醒並且得救的人，要他們形成對真實基督徒的神聖真理觀念來說，這是很普通的。他們以最好的動機來形成自己的觀念，抓住基督教的真實理想，於是局限在他們的理想之中，這就是那些繫在人類的智慧和人類思想上的理想。有了自己固定的觀念，他們以之衡量所有，其後他們聽到或遭遇到，均認為所有越過這種想法的都是假的，是該拒絕的。他們牢牢地坐在他們所取的立場上，覺得他們自己是對的。而事實上，照著人類的思想，這是一個軟弱不完全的狀況。

對於他們內在的腐敗和隱藏的自愛，他們從來沒有達到一個徹底的了解，一如他們不了解，那在基督裏完全、神聖、與人隔離和隱藏的生活，一個新造的人的生活。他們不知道聖靈的能力，在祂肢體中作工而且帶給他們上帝聖潔的外在生活，

因為這些事是神教導人的，永遠不會是人的思想出來的，他們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思想觀念中；或者這麼說——囚禁在他們自己的理想裏。

現在問題是——如何把他們從自己建築的監牢裏釋放出來呢？

也許會突然發生在某些人身上，藉而逐漸發生在另外一些人身上；所有他們外在、內在的活動和精力，就是不知不覺間在其上建立起來的基督化生活，變得沈悶、枯燥，他們的閱讀、聽、講和禱告變得如同以前一樣止如死水，他們所做的一切成爲令人厭煩的勞苦，且是勉強的。並且他們從前覺得快樂和滿足之處，現在只找到一個枯乾和光禿的地土，荒涼而且空曠。

同時，他們因着靈魂裏不尋常地渴望寂靜及離群索居，渴望安息和寧靜，在其中所有天然能力都屏息靜默，他們的心被吸引到一個境地，所有外在的東西變得沒味道而且被遺忘。他們被甜蜜且溫和地吸入愛的隱藏能力中，吸入神的自己裏面，並且喚醒對祂同在的知覺。

這是一個我要強調且必要的點。因爲這一點到達時，靈魂會把自己棄絕給神，在有福的簡單和寧靜中等候祂，並且從先前腦筋的混亂、推理和思考中出來，斷念且平靜地，能夠謙卑和安靜地傾聽永恒智慧的內在教導及忠告。並且被引導進入跟基督隱藏在神裏那種生活的路徑中，不住地跟著基督向自己死掉，向著受造之物的能力死掉，這些情形成爲這人的經驗。

從此刻起，所有的傲慢、推理、不真實的基督教信仰、討世界的喜歡，或是在我們自己眼前高舉自己，變得如同秋天的落葉一般。並且靈魂也變得簡單如同孩子似的，變得以基督十架貧窮、被藐視、隱藏的道路為樂。基督的受苦、貧窮和羞辱，對這樣一個人來說是可愛的；而且整個世界的尊榮、榮耀和財富是被懷疑、不被追求的。

這人現在住在他所愛的那一位持續的同在中，害怕任何無聊或急促的話語、散漫的思想、焦慮牽掛或自私的動機、自薦以及發脾氣，或是叫這位神聖客人的心憂愁。並且由於祂住在這人裏面，這人也住在主裏面，有如受造之物住在它所屬固有的環境裏一樣——如同魚在水中，鳥在空中。

這也不僅是一個想像或比喻，這是確鑿鑿的真實。靈魂在神聖的生命中呼吸，且從其所居住的祂得到力量，不單是向著那些已逝的老舊事物與基督同死，並且向著 神與基督同活，過一個與基督一同隱藏在 神裏面的生活。

是的，隱藏，以致人的理智無法理解這種生活——感官不知道，肉眼看不見——因為貧窮、輕蔑和受苦是三層帕子，把他從這世界隱藏起來了。這世界不認識王的女兒，所有的榮華都在裏面，從人們的眼前遮蓋了。所以世界看這些隱藏的人如同貧窮、凋謝了的、被藐視的、受折磨的人——一批無論何往都被視為異類，以致遭批評的人。是愚蠢、無稽、軟弱的傻子；當別人在那兒享受生命且有一段好時光

時，他却在那裏為自己製造十字架。

在使徒時代，最初的基督徒們就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無論在今生，在永恒裏都有一榮耀、尊貴、祝福為他們存留。因為 神的話是向他們宣講的，我要提出幾節經文說到他們；盼望尋求 神的讀者在祂面前好好的想一想，並且當他的心被一個隱藏的力量吸引、被愛吸引到這隱遁和分離之境，有著特別的恩典和神聖的呼召，榮耀的權利和祝福時，尊重這樣的事不以為是一件事，是 神所賜予給那些祂所親愛的，今時且是永遠的。

「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民12：8）
「利未在他弟兄中無分無業，耶和華是他的產業，正如耶和華你 神所應許他的。」（申十：9）

「他們要歡喜快樂被引導，他們要進入王宮。」（詩四十五：15）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祢居所，祢聖殿的美福知足了。」（詩六十五：4）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約十四：2）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約十五：15）

第七課(下)

第6節以後是王自己說的，好像祂覺得前面所說的話都很對，祂很阿們，所以祂所講的跟前面的話意思很接近：

我所愛的，妳何其美好，何其可悅；使人歡暢喜樂。妳的身量好像棕樹，」（6節與7節上半）這樣的話提醒我們想到保羅勉勵我們的話：「直等到我們衆人……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四：13）

在聖經裏面，棕樹好像是預表耶穌，比方所羅門的聖殿中，內殿和外殿（都是預表耶穌的身體）周圍的牆上都刻着棕樹。而且棕樹又高又直又很美麗，這位新婦的身量好像棕樹，意思就是她像主耶穌一樣，又堅定又美麗。

再者，棕樹有一個特點，它常生長在沙漠裏，有時天不下雨，炎熱異常，但它並不受影響，因為它的根深深地伸到水源裏。這位新婦的生命已經深深藏在基督這位活水泉源裏，所以不管遇見怎樣的試煉，怎樣的苦難，都能剛強站立，她已經變成主的模樣，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了！我們都應該更竭力追求，直到我們也長成基督的身量。

「你的兩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7節下半）又提到她豐盛的生命，已經可以幫助別人，供應別人。

「我說，我要上這棕樹，抓住枝子，願妳的兩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8節上半）以前都是她需要她的良人，現在是良人需要她。這不是說主自己不完全，乃是因為她已經那麼完全，現在主可以使用她，而且非常需要她。再度提到她的兩乳也是這個意思，祂需要那些有豐盛生命，充滿榮光的器皿，好成全祂的旨意。哦，這樣的話實在感動我們的心，也許我們實在不夠明白主那麼着急，那麼需要我們，否則我們一定要更竭力追求，讓祂豐富富地充滿我們，叫我們成爲有用的器皿。

「你鼻子的氣味香如蘋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8節下半與9節上半）良人再稱讚她的鼻子——屬靈的辨識力，和口——她的言語，現在她的話充滿了愛、充滿了信心，一定是很有恩膏，在聖靈裏說話，滿有恩言，所以良人喜歡聽。

「女子說：為我的良人下咽舒暢，流入睡覺人的嘴中。」（9節下半）從這以後都是這位女子說的，她那樣地與主聯合，所以那麼自然地接在良人的話後面說話。

她說，這一切（她身上的豐富）第一是爲着她的良人，其次是爲着別人——「流入睡覺人的嘴中」。這不是尋常的睡覺，乃是說到那些已經從罪和自己裏得着釋放，已經知道安息在主裏的人，能夠從她的話裏得着幫助。

「我屬我的良人，祂也戀慕我。」（10節）我們知道前面有兩處與此類似的話，但其間的差別却非常大：二章16節她說：「良人屬我，我也屬祂。」她先想到自己的需要（「良人屬我」），她自己要得滿足；但在六章3節她說：「我屬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屬我。」現在她知道多多想到良人的需要，她已經背起十字架跟隨祂，願意爲了祂的工作而接受苦難，她已經很有進步；可是在這裏（七章10節）她說：「我屬我的良人，祂也戀慕我。」她只想到她的良人，一點也不想到自己了。

※ ※ ※

後面三節都是提到他們在一起服事：

「我的良人，來罷！祢我可以往田間去，祢我可以在村莊住宿。」（11節）這裏好像叫我們看見，是她在告訴王應該做什麼，這就更幫助我們明白前面所提到的話：「至於……：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吩咐我。」（賽四五：11）這位新婦那麼清楚王的心意，她已經完全與祂聯合，她想作什麼，好像就是祂想作的，雖然好像是她的意願，其實還是聖靈的帶領，因爲她已經完全沒有自己，她的決定就是主的決定。

我們是不是也羨慕要達到這樣的地步——完全與主聯合呢？

「我們早晨起來，往葡萄園去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有；我在那裏要將我的愛情給祢。」（12節）我們看見她的殷勤，她的熱心——「清早起來」。哦，巴不得我們裏面也有這火在焚燒，對於神的工作，不敢浪費一點時間。

在第一章中，她承認：「我自己的葡萄園却没有看守。」也許是提到她所服事的不是主親自量給她的服事，也可能是提到她還不知道好好看守她的心——裏面的園子。可是這一切都成爲過去的事了，因爲她已經長大成熟，可以關心主耶穌在全地的葡萄園了。

我覺得在這裏她不敢說，只有某一個工作是她的工作；雖然基督徒應當有一個固定的工作（服事），不該這裏一點，那裏一點，可是如果我們只關心自己的工作，盼望神要祝福我的工作，至於別的工作，跟我沒什麼關係，那麼我們實在不像這位新婦。無論什麼工作，只要是主的聖工，主的葡萄園，她都關心；她並不以爲我的工作特別要緊，比別人的工作重要。

12節最後一句話實在非常寶貴：「我在那裏要將我的愛情給祢。」我們熱心服事主，太容易不知不覺將服事放在第一，好像我們的服事與主自己分開了似的。喔，那是個危險！以弗所教會就是如此，一個那麼好的教會，但主在啓示錄二章中需

要責備他們；他們每一樣都很好，又熱心、又忠心，可是離棄了起初的愛心。沒有起初那樣地愛耶穌自己，所以主責備他們，因祂覺得不滿足。可是這位新婦不一樣，她那麼關心 神的工作，但她說：「我在那裏。要將我的愛情給祢。」好像就是說她服事時，一樣把愛給祂，服事一點都沒有影響她那愛耶穌、渴慕耶穌的心。這樣才是完全的。

弟兄姊妹，我們需要何等的謹慎、何等的小心啊！愛主的人看見 神大大祝福他的工作時，會很快樂，却太容易忘記耶穌要我們，比要我們的工作更多。比方路加福音第十章，主差遣七十位門徒出去服事，主賜給他們趕鬼、醫病的能力，這是很好也很要緊的事，可是他們回來時那麼歡喜，好像看見那些神蹟比認識耶穌自己，更好叫他們覺得興奮，所以主提醒他們，他們錯了。他們看見 神榮耀的作為而高興，是應該的，可是他們應該明白，看見耶穌自己乃是更要緊的。這位新婦在這方面完全得勝了。

如果有一天，我們充滿了能力，很會服事主，也很熱心，不怕為祂受苦，像保羅一樣——他說：他為歌羅西教會受苦，倒覺歡樂；他爲了教會，要在他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不論那個教會，保羅都那樣關心他們。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們很關心 神的工作，却不像開始時那樣要耶穌自己，仍然不會滿足祂的心。所以我

們不要忘記，這是一個最大的得勝，是耶穌所要的，是祂所喜歡的。

弟兄姊妹，我們看見保羅在這一方面也完全得勝了。他年紀大時，太多 神的工作壓在他身上，裏面有很大的負擔，可是他說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竭力追求基督——他完全得勝了。求主幫助我們謹慎小心，保守我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免得有一天上魔鬼的當，把服事放在第一，追求耶穌放在後面。

「風茄放香，在我們的門內有各樣新陳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這就是我為祢存留的。」（13節）在創世記卅章中，我們看見「風茄」似乎是一種象徵愛情的植物，所以這裏還是提到她與耶穌之間愛的聯合。「放香」表示基督各樣的香氣顯在她身上，然而至終這一切果子都是爲她的良人存留的，是要讓主享受的，她現在已經完全忘記自己，一切都是爲了她的良人，要滿足祂，討祂歡喜，想到祂的需要。我盼望我們都非常羨慕這樣的光景，可是不要忘了先有第五章。她看見良人需要，雖然順服得慢了一些，但最後還是順服了，願意背十字架跟隨祂——特別是在服事一方面。但願我們也這樣因着愛祂，看見祂的需要，就甘心爲祂受苦。

我盼望我們中間沒有弟兄姊妹，因爲所處的環境，或是他的職業、他的工作很辛苦、很不容易，就說：「算了吧！我不要工作了，我要出來全時間服事主。」哦，我盼望我們沒有這樣的思想！若想成爲有用的工人，滿足主的心，一定要死掉，

向自己的喜好和意念死掉。保羅說，死在我們身上發動，生才能在別人身上發動；我們盼望結果子，討神喜歡，就一定要「死」，而且這樣的死，對我們的肉體來說，確實是苦的。

我們不要以為服事主的苦，一定是外面看得見的苦；有時候會有外面的苦，像保羅所受的苦一樣，可是他有很多苦是裏面的，比方在加拉太書中，他說他心裏為他們再受生產之苦，這樣的苦是為教會而受的。羅馬書第八章他提到在聖靈裏的禱告，是一種說不出來的嘆息，那就是苦的意思；是為了基督，為了祂的教會，心裏所受的苦。可是保羅為了主，很願意受這些苦，他完全沒有自己的意思。

以前在美國有位年輕弟兄，他很願意、也有感動要出來服事主，就去告訴一位很忠心，且多年服事主的年長弟兄。這位年長弟兄一定很清楚服事主意謂着什麼，會遇見怎樣的苦難——不論是裏面的或是外面的苦難，所以他勸這位年輕弟兄（到今天我仍舊不明白他為什麼如此勸他，我覺得非常可惜）：「如果你有別的工作可以作，而且不太困難，最好去作別的事，不需要全時間服事主。」

這位年輕弟兄因着這些話，重新考慮他的決定，後來他沒有出來服事主，以後甚至離開了主——因為沒有順服主！喔，如果那時這位年長弟兄是這樣說就太好：「我預先告訴你，服事主一定會遇見苦難，你還沒有開始走，也許不明白；可是我

應許你，主的恩典一定夠你用的，我盼望你因為愛主而不怕苦。」很可惜他不是這樣說。

可是我也明白這位年長弟兄所說的是什麼，我們年長的多年服事主，明白這條路實在不簡單，連耶穌自己也告訴那些要跟隨祂的人，最好他們先酌量一番，算計代價，免得跟隨一半就走不下去。因為跟隨祂的人必須撇下一切，連生命也要放下，如果你不願意，最好不要開始。

可是不要忘記另一方面真理，這位新婦的見證太美，是不是？她願意，所以就發現主的恩典是夠用的。而且她的順服那樣滿足新郎的心，也因此祂手中成為有用的器皿。這是要激勵我們愛主的人，雖然會有苦難，雖然需要死掉，但我們仍然願意接受。而且主要賜下得勝的力量，好叫那成全在這位新婦身上的，也成全在我們身上，感謝讚美主！

不管 神用什麼方法熬煉我們，求主幫助我們接受、接受，只要感謝讚美主，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而且祂非常寶貴我們的順服，也非常需要一個完全順服的器皿，好在祂的工作上有用。

我特別愛這一章雅歌，它很感動我們的心，很鼓勵我竭力追求，真正地與祂合作，好叫祂榮耀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我們愛祂。

辛生鐸夫伯爵

老滕慕理先生

（他是一位政治家……宣教士……詩歌作者，除此之外更是一位愛耶穌的人。

作者簡介：老滕慕理先生（A. C. Tenny）（1833—1907）曾在麻塞諸賽州幾家著名企業公司工作。他的孫子就是滕慕理先生，是伊利諾州惠頓城之惠頓學院研究所的所長，係「新約綜覽」一書及本期恩光「聖靈的引導」的作者。

在那些跟隨 神如同親愛之兒女的人中，有一顯著於世人面前的閃耀人物，就是在伯丁鐸夫和辛生鐸夫地方的伯爵——尼古拉斯·路易士。（人稱他為尼古拉斯伯爵或辛生鐸夫伯爵）他於西元一七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生在德國的德雷斯頓。其祖先是富有、尊貴而又敬虔的；整個家族從十一世紀在德國貴族中就有很高的地位，於第十七世紀時在奧地利擁有很大的產業。自從以路德為主要人物的德國改教運動興起後，他們家族即以其影響力和資源擁護清教徒運動。最後，他們不得不在「與神百姓同受苦難」或「享受從教會的仇敵得來的恩惠」之間作一選擇。為了對宗教自由的主張表示犧牲，他們放棄在奧地利的產業，而在法蘭科尼亞定居下來。尼古

拉斯伯爵的父親——喬治·路易士伯爵，是薩克森郡的宰相，也是那些真實敬虔之人的親切朋友，他自己更是一位謙卑敬虔的人。他在兒子出生六週之後逝世。

辛生鐸夫伯爵在非常年幼時，似乎就著從 神而來的恩膏。甚至在他將近四歲以前，內心就著一種對耶穌的愛特別鮮活的感動。他帶著一顆感激的心，決定即使沒有人寶貴主，我仍將固守於祂，並且與祂同死同活！」他自己很自由的與救主交談，好像和最好的朋友一樣，甚至在他遊玩的時候，常常對著環繞在他周圍的椅子傳講主。有時候，他寫一些小紙條給他所親愛的主，告訴祂有關他的心傾向祂的情形，然後把小紙條丟出窗外，希望它們會達到祂那裏。由於早期曾經試驗試探引誘的力量，爲了要堅固自己抵擋試探的力量，就與主立約，常以下面這些話來更新：「親愛救主，願祢屬我，我也要屬於祢。」

他年輕時受教於敬虔又馳名的法蘭克。他是哈萊一個孤兒院的創建者，他成爲尼古拉斯的忠誠朋友。尼古拉斯在功課上有出色的表現，尤其在語言方面；但在分別爲聖、熱心爲主的事上，更是很快的往前。當他在哈萊時，與朋友拜倫和其他幾位組織了一個團體，叫作「芥菜種團契」。它的目標是：「團契每一份子應堅定的遵行耶穌的教訓並行事與此相稱，對鄰居行出愛心和善心，而且更努力使猶太人和外邦人歸向耶穌。」

他在十歲時到哈萊的學校，十七歲時進入威丁堡大學。他對虔信派教徒們同情

的態度，被他的朋友們認為極不相宜。因他們想爲他安排一個政治生活的前途，藉著這次轉學好使他離開一切不利於此計劃的影響力。但是 神的目的並不因此被放一邊。他在哈萊怎樣，在威丁堡也如何。他有一個極大且繼續增長的意願，爲著服事主的職份。他的母親及其監護人均不允許他太多專注於神學的研究，所以私下裏他只能閱讀一些，但多數都是在那位偉大的教師——耶穌的腳前。他常常禱告，甚至不顧自己身體的軟弱。當他可以不接見訪客時，常在安息日實行禁食。

在他未成年之前兩年，他到荷蘭、法國和瑞典旅行。在這些年間，一種寬容的精神顯明在他的身上，且在他以後的一生中，成爲他性格上十分顯著的特點。他愛所有的人，包括他公開的和秘密的敵人；特別是那些愛主耶穌的人，無論他們是什麼宗派。

他那可愛的自我犧牲精神却在一樁有計劃的婚姻中流露出來，就是爲友而放棄追求他所尊敬與傾慕的表妹——細歐朵拉女伯爵。他在無意中發現他的好朋友想向他表妹提出求婚，而辛生鐸夫伯爵雖然已先做了，但伯爵却立刻決定退讓給他所熱愛的朋友；而且爲了他朋友的益處，立刻開始幫助他。在接著的婚禮上，他全然進入婚禮的喜樂，並爲他們祝福。（註：關於這次的經驗，以後他曾對查理士衛斯理說道：「從那時起，我就從自我的尋求中被釋放出來，以致有十年我沒有在任任何事上照自己的意思，無論大事或小事，我自己的意見對我如同地獄般可憎。」）

當他到了法定年齡，可以享有他的產業、自由行動而不受其他人管制時，他第一個熱烈的願望就是服事主。但是這和他家人、朋友們的願望何等相違，他們希望他在政府中任職，像他傑出的父親一樣；最後爲了順服他的親人，流著眼淚接受政府的任用。雖然他覺得自己並不適合。在任職的十二年（1720～1732），除了表現出他自己雖在世上却不屬這世界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特質。他花很多時間在讚美敬拜他的救主。他在德雷斯頓的家中舉行聚會，但他的願望却是過一個退隱的鄉村生活，在那裏雖然也許不能享受對多人傳講福音的權利，但是至少可以成爲純正宗教的守護者，並且可以爲他的屬下家僕的益處忠心看守。由於這個看見，他終於在伯斯多夫買了一處莊園，而且建造房子並稱那地爲「伯特利」。

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發生於不久後，就是與他朋友路斯伯爵的妹妹——爾慕思·架拉細亞女伯爵——結合。這位路斯伯爵就是使他放棄對他表妹表示傾慕之情的好朋友。他的婚姻是一非常快樂、美滿的結合；事前他曾尋求主的帶領，所以婚前、婚後，他都能與其妻子之間保有一完全的諒解，即：他不是屬於自己的，乃是屬神的，因此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主都可用他。爲了使自己免受各樣攔阻，他在婚前就將全部財產交給未來的妻子。從這日起直到一七三二年辭去政府任職止，他的時間就花在二個地方——他的家和德雷斯頓。

現在，他開始發展那位天上 神的計劃，爲了達成這計劃，伯爵被呼召出來爲

一些他生命中偉大的工作。且被賜予他所願望的祝福，就是餵養救主的羊群。他以前的經驗也證明對這樣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摩拉維亞教會，就是聯合弟兄會；是由殉道者胡斯所創建，在他死後許多年才被組織起來。這個教會在羅馬教會暴虐壓制下受苦將近三世紀，而且幾乎要滅絕了。無論如何，這個早期的清教徒教會有一些餘剩的人；在一七二二年，大衛克利司丁——長久以來爲 神的百姓尋找避難之處——得著辛生鐸夫伯爵的允許可以在他的封地定居下來，帶領一些移民來到伯所斯多夫，在離村莊不遠處開始建造房子。這個地方就叫做「何恩賀特」（何恩賀特係音譯，翻出來是：主的避難所。）；有雙重的意義，一意思是這地方是 神特別看顧和保守（猶如「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或者說這地方是 神的僕人們侍立等候祂，預備好要做祂所喜悅的事。

伯爵給予這些單純 神的百姓之保護却激起仇敵的嫉妒，這些仇敵是因著他正直的基督徒生活而起來反對他的。在宮廷有一敵對的黨派形成，藉著他們的影響力，國王派遣幾個調查委員會來到「何恩賀特」。調查的結果却十分有利於這地方的弟兄們。

到此，伯爵決定像末底改一樣不再坐在城門口，因此他辭去在德雷斯頓的任職。在他辭職的同時，他也放棄因階級而有的權力、尊榮和特權，使他不受生活中事務的纏累。一七三七年當他往訪柏林時，普魯西亞國王——威廉弗德瑞克——經過

詳細調查關於他教義的觀點，在「何恩賀特」所實行的以及反對他的詆毀中傷之事後，宣佈說：「他曾可恥的被欺騙，辛生鐸夫伯爵既不是異端，也不是革命者，他唯一的罪不過是因生爲貴族，而把自己奉獻爲傳道。」他向伯爵保證他充滿愛的信心並催促他接受按立。普通的按立會使他身爲教會牧者的工作得到更多外在的認可，並且大大的促進他在「何恩賀特」教會及國外宣教事工上的發揮。

伯爵曾被薩克森國王命令變賣他的產業，並且後來被正式的驅逐離開他的領地。這驅逐命令——將繼續十年有效期——主要的是被一個人發起的，他的影響力大過那幾個委員會；他們從他身上找不出任何需要懲戒的錯處來。伯爵欣然的順服放逐的命令。

因著反對他的力量，他所愛的「何恩賀特」的門暫時向他關閉，但有一道又大且有果效的門向他敞開——雖也有許多仇敵，這却使得救主帶領他進入一個有果效的且格外勞苦的工場。從此直到他死，他被呼召成爲一個關心教會所有信徒的使徒，就像他的主成爲卑微貧窮致使別人得著那測不透的豐富；特別是他對於向黑暗的外邦地方神聖宣教工作的推動。甚至在他被放逐以前，教會的弟兄們無疑地已經被神和祂的靈激動要從事這神聖的工作。當看到放逐令時，伯爵帶著極大喜樂宣稱說：「雖然在未來的十年我不能留在「何恩賀特」，但不顧這個，我們必須團結在一起向世界傳揚救主。」

當伯爵拜訪在哥本哈根的丹麥國王時，他曾遇見且被請求為一位從聖多馬島（即現在的西印度群島）來的黑人施浸禮。這位黑人弟兄為他的同胞得救擔憂，特別為他姊姊，所以熱切地希望福音傳到那個島。同時，他表示害怕黑奴們只能被那些與他們同樣均是受僱身份的人成功地接觸到。

伯爵就寫信回教會提到這件事。兩位彼此並不知道對方決定的青年屬靈人——多伯和里奧伯德立刻被聖靈感動願意把自己獻上為這工作。因為他們是親密的朋友，所以彼此交通所決意的並寫了一封信給教會，表示如果需要，他們願意賣自己為奴以實行願望。事情的答案是抽中了多伯「讓這青年人去，因主與他同在」。

不久，一個到格陵蘭宣教事工被委任，許多其他的宣教工作正試圖進行著，有一些失敗，但大部份繼續下去。猶太人和吉普賽人並沒有被遺忘。

經過幾年，一些多少與在「何恩賀特」相同的弟兄會移民區被建立在德國或歐洲大陸其他地方，在英國和愛爾蘭、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馬里蘭州、北卡洛來納州、喬治亞州和北美其他地方。監管這些宣教工作的擔子很自然地落在伯爵的身上，並且由於他的職責，他就被認為是教會的總牧師。他的餘生主要花費在主持各國不同的聚會，並探訪宣教工場和弟兄會移民區。他曾去過一趟聖多馬島，並去美國費城，在一路德教會履行牧師職份一年。在他活著的那個時代，他所旅行的範圍是

十分驚人的。

從薩克森被驅逐後，無論在家或國外，他吸引了那些在他周圍的人，就是那些預備好要服事教會的人。這些人——常常是一些從異教國家回來的宣教士和其他一些愛主耶穌的人，或是對伯爵自己仰慕的人——變成所謂的「宣教大會」。事實上就是一個在他家裏的教會——一群客旅，沒有居住的地方却尋找一個將要來的家鄉。這樣的結合在其時特別顯得有用，但却必須是暫時的。維持費用的擔子主要由伯爵承當，他總是預備好要花費或被使用。在一封寫於一七三〇年尾的信中，他用文字形容那以後將成為他經常的，甚至是持續不斷的經驗。他說道：「救主在今年樂意地讓我感覺到什麼是貧窮。我已經明顯的看見我那位忠實的「良友」常常定意把我放在如此的環境裏，使我能經驗在十一月七日我像兒女似地期望——在貧窮和卑微中喜樂。我們今年的生活，主要是靠變賣裝飾品、金和銀。」

伯爵的妻子與他分享他的關心和勞苦，她是一個在所有的教會中被稱讚的女子。由於她本人和性格上的可愛，她所給予丈夫的光輝就像從她丈夫所得到的那麼大。對於這樣的男人，她在各方面都是一個有價值的幫助者。她比伯爵先進入「被成全之義人的」團體中，就是在一七五六年夏天安息於耶穌裏。第二年，伯爵就與安娜尼契門結婚，她是莫拉維亞的移民，在他們教會中極受敬重。

但是他的路程將近跑完。他已經打了那美好的仗而且很快的要被呼召至更高處

去。在一七六〇年春天，相隔幾天之內，伯爵和他夫人雙雙離開地上加入那「榮耀的使徒行列，先知們美善的交通和殉道者榮耀尊貴軍隊中」。

如果他少一點有基督的靈，這世界會樂意的以學者和雄辯家來尊榮他。他許多仇敵也確實給予他這樣的稱讚。他的想像力是輝煌的，他的思潮快速、豐富，也時有深沉。做爲一個詩歌作者，他有高的地位。由於作詩的才華，他許多的詩歌都是即席作成或寫出來給弟兄們唱，爲表達他們內心感受。有許多詩歌一般認爲是約翰和查理士衛斯理作的却是辛生鐸夫伯爵所寫，而由他們翻譯成英文的。在這些詩歌中有一首是「我主耶穌的寶血和義，是我的美麗，我的榮衣。」

即使在他那時代的莫拉維亞弟兄們也不認爲他是完全的，但是他們愛並尊敬他如同一個 神所興起爲要恢復並保護他們教會的人。而且，無庸置疑地，他是一個真誠愛主耶穌的人。

他實在是一個福音派的基督徒，所以沒有一個宗派教會能說他獨屬他們。

他的最大特徵是他的愛多，加上如孩子般的單純。在「何恩賀特」一次講道中說：「我只有一个熱情——那就是耶穌，惟獨耶穌」。他的一生都與這句話是一致的。

.....

真實的虛心就是實在的信心和謙卑的合併。我以完全的無有來到 神面前而期待每一事物都完全由祂而來。

） 完 ）